



市井 守店

□ 晴川

单位附近有家鱼汤面馆，一家四口人忙，生意挺火。想吃个早饭，常常要等先到的吃完离开才有位置。怕尴尬又想饱口福之欲，就先扫码付钱，然后到马路对面小书屋看一会报纸，耳朵竖尖尖的，等胖老板娘高声喊或者招手。厨房抵窗处支着两口褐色铁锅，一锅熬鱼汤，一锅煮面条，咕嘟咕嘟，一刻不停地翻滚。一次去吃早饭，听客人讲，说前阵子还有南京、镇江等地游客专门赶过来品尝他家的面条呢。

哦！原来这家店早已是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了。于是每次去吃我便多了一份认真。也确实，他家鱼汤乳白鲜浓，没有一丁点腥气味，面条也是劲道十足，尤其奉送的一碟肉丝雪菜，真才叫一个香脆可口呢，但也不至于如所传的那么夸张。

因为靠得近，我成了这里的常客。有时候加班，也到这里对付一下晚饭。前段时间，物价噌噌上涨。面馆老板也就在价格上打起了小九九，将原先一碗8块的价钱涨成了9块。老板本是个普普通通农村人，年岁又大，提价止损也属常态思维，况且，涨得也不过分，顾客也不会太在意一块钱。

但这话显然说得过早。价格涨起来的头一天，食客一如往常多，但从第二天开始，人就明显少了一些了。再后来，只有不到十张桌子的面馆，常常有一两张空着。即便早忙，客人也是稀稀拉拉。谁都没有想到，这区区一块钱，竟成了亚马逊雨林中的那只蝴蝶，翅膀轻轻一扇，就在小面馆里引发了一场龙卷风。

因为来得勤，就跟老板儿子熟络起来了。没人时，他会对我诉苦，喋喋不休。

你涨价就是砸你自己招牌。不是我话重，你该！

嗯！小老板并不生气，喏喏点头，似有所悟。

那天早上去吃面条，我看见门口摆着一块醒目的红银牌，上书“面条降价，欢迎品尝”几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可一连几天，店里的客人还是稀稀拉拉，生意毫无起色。我每次从办公室窗口看，都能看到他们斜倚门楣，落落寡欢的样子。

慢慢我知道了，这四口之家来自小城的郊区小镇，四年前拆迁进城，无以为生，有些白案经验的老父就盘下这处面馆，且作一家人的饭碗。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有个患白血病的孙女，已经住院快三年了。我这才恍然明白，当初面馆生意红火的原因。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大多时候的爱平庸而且现实，那才更贴近生活的本质。而对于一个由爱撑起的家庭，要想有尊严地在世间行走，尤其需要一份高于世俗的超脱，一份按捺欲望安享内心的智慧。

旧事

母校的钟声

□ 李学彦

我的母校戈平小学，在戈平河岸，虎丘山麓，校园里每日的钟声，传遍四野，激荡人心。

爬上古老的石阶，跨过门槛，发亮的石板路纵深穿过石榴园，石榴花开的季节，碧翠的叶子衬着艳红的小花。石榴园左面瓦房的屋檐下，挂着一只历经沧桑的铜钟。

敲钟人王师傅笑呵呵的，他圆圆的身子不时在石榴园中滚动穿梭。

王师傅每天几十次不同节奏的钟声，就数下课的钟声最动听了。饥肠辘辘的时候，总是盼望着下课的钟声快点响起，那暴风雨的钟声，动人心魄。有一次，新来的张老师刚喊了一声“下课”，就被奋不顾身冲出教室门的一群学生冲撞了险些没有摔倒。

接下来，操场两头那两栋楼上便响起了叮叮咚咚劈柴的声响，同学们拎上瓦罐、脸盆等家伙涌向那个水面漂着树叶的大水塘取水做饭。

开始时我不会做饭，吃过不少生饭。有时候下午课的钟声响了，我趴在灶边拼命地吹火，由于柴块不干或是炉灶的原因，我常常因为炉火不旺而吹得眼冒金星。有几次饿着肚子下课，又饿着肚子上课，所以课堂上会向老师请假“上厕所”，其实是跑回宿舍扒上几口饭。

我们宿舍在教室上面的三楼上，十分简陋，几块木板搭起来就是床了。床前的空地算是各自的领地，安置着用泥巴糊制的小灶，土灶常常碰翻撞烂，引发事端。

晚上十点，熄灯的钟声响了，值周教师就开始到宿舍楼下巡查，凡未及熄灯或是熄灯后讲话的，第二天早操时就要被值周老师点名批评并报班主任“记过”。我们宿舍的“小水牛”动作慢，常常是大家睡了，他还在泡脚，那天晚上他摸黑站在楼口泼水，一失手连盆带水从三楼摔了出去，“哗”“咣当”，正好砸在范老师的头上。

范老师是个跛脚，态度很凶，声若洪钟，同学们都很害怕他。他值周不像其他老师：站在黑暗中的操场上，强烈的手电筒光以探照灯式，一遍两遍地对着学生宿舍扫描，然后完事。范老师经常是在临近熄灯钟响起之际，就在楼下的某个暗处潜伏下来，然后取

证：谁在熄灯后讲话，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黑夜里范老师令人惊恐的断喝：“熄灯了，还讲话！”

这时，只听范老师一声怒吼：“哎——哪个兔崽子！”雪亮的手电筒光一照，直射暗夜里被吓得呆若木鸡的“小水牛”。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走在半路遇上大雨，全身湿透，夜里发了高烧，第二天还坚持去上学。经过“大红坡”时，我和同村的学刚兄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泥泞里滑下了那个山坡，两个“泥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学刚兄咧嘴笑笑，我却伤心地哭了。

走到河里冲刷一下身上的稀泥，走上二三里，戈平小学就依稀可见了。这时候响起了上晚自习的预备钟声，如同听到冲锋的号角，我们又拼命地奔跑起来。

王师傅敲钟偶尔会忘记时间。学生没有钟表，老师的表也会有不准的时候。遇上他提前敲响了下课钟，同学们都会开心得想笑，要是他在冬天的早晨犯迷糊提前敲响了起来床钟，就会换来同学们众怒下的口诛笔伐。

照毕业像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校的钟声。那天的集合钟声响了很久，似乎代表着老师们与一群莘莘学子的依依惜别。我从石榴树的枝叶间隐约看见敲钟的王师傅站在檐下，沉稳而有节奏地击打钟锤，他穿一件白汗衫，很酷的样子，长时间地保持着击打的姿势。

弥漫在整个校园的钟声，包含了母校无限的深情和眷恋。那一刻，我无比的惆怅，我知道，从今以后，这个学校不再属于我，我也不再属于这个学校了。许许多多的感伤，化作我年少的泪。

告别母校的时候，石榴园中硕果满枝，一片喜气。流连在美丽的园中，我再次凝眸那只挂在王师傅屋檐下的大钟，心潮起伏，此时我才觉得这只大钟是如此的可亲可敬。那清脆悦耳的钟声与我朝夕相伴了三年，陪我度过了一个饱含艰辛又充满了快乐的初中少年时光。如今，尽管它的声音不再属于我了，但是，母校的钟声，会永远在我的心头回响。

闲话

站在话语后面的你

□ 周丁力

耳听并不一定为虚。有言道：“先声夺人”，不用看，闻鸟叫便知鸟来；听远处树木飒飒声，便知风将至。

一个人的话语是其进入社会的先导。当你说：“我来了！”先到的那句话语——那句话语一定在你前面，你一定是站在那句话语后面的人。

每一段话语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个人；不同的话语和措词背后，一定站着面目和性情不同的人。

当你问道：“是不是？”有人轻声回答说：“是。”这句话后面站着的很可能是下级、晚辈、学生，或者拘拘谨谨的小女子。

如果有人朗声回答说：“正是。”这个词语后面站着的人就不同了。虽然不一定是你的上级，但肯定不是你的下级；虽然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但肯定不是你的学生；虽然不一定是你的兄长，但肯定不会是一位怯生生的小孩子。

曾听说，在宋朝，一个和尚初识苏东坡时，在接待东坡先生的过程中有过一个话语系列：“坐、请坐、请上座。”遥想那时的情景，肯定喜剧得很。随着措词与语调的变化，那和尚的姿态与心理前倨后恭的变化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其当仁不让，绝不退缩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我们听到电影《英雄儿女》中的志愿军战士王成发出的“向我开炮”的呐喊时，不用看，一个英雄的伟大形象便矗立在我们的面前了。

如果你稍加留意，你会发现平常的生活、工作中，在形形色色的话语后面站着形形色色的人。

“请问、请讲、请坐、请让一下、请允许我……”凡事说“请”，虽然在那话语后面站着的不是是个高尚的人，但起码是个讲礼貌的人。

“我想、我觉得、我认为、我看见……”听闻这样的话语，我会觉得那话语的后面站着的是一个客观、严谨的人。

“滚”——那声音后面，一定站着一个人愤怒的人；

“随便你、你看着办”——那声音后面，一般来说站着一个人无所谓的人；

“喂、让开、一边去”——常说这句话的通常是个很自我的人；

“嘿嘿、呵呵”——那声音后面，多半站着一个人欲言又止的人；

“他妈的”——如此言语，一定是个没教养的人。

言为心声，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人，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话语和措词：有花言巧语、违心之言、胡言乱语，也有肺腑之言、苦口良言，还有言不由衷、指桑骂槐、顾左右而言他、默默无言……

从听者角度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除此之外，听话还可以考量那话语的措词。你可以通过他人话语及其措词，了解别人的神情、姿态与心理；反过来，从说话人角度说，你说的话、措的词既是你与别人沟通的桥梁，也是别人了解你的渠道。同样意思的话，说好了，别人笑；说坏了，别人跳。在生活中，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你自己的话语和措词，会自然而然地为你加分或减分。甚至，有时会成就你或者背叛你。

因此，说话、措词要当心。

诗苑

宝云随想

□ 付廷才

宝云，一个被炉火烧得通红的名字曾经用铜说话。

铸币的叮叮当当，响彻东川府城，响彻北京皇城，响彻大清半壁江山。顶戴花翎，得时刻保持清醒这“天圆地方”是处世哲学，也成为经济命脉

铜运古道，从小江上来，经过铁匠房，歇脚白雾村累死马匹无数，矿夫无数，堆积白骨无数、伤心无数在古城客栈，我是那柔弱的女子望眼欲穿，驮矿营生的马锅头大哥在青石小巷遗落的相思和壮硕高大的背影

宝云，一个被炉火烧得通红的名字。如今，用泥土说话。

在它的领地，有一个用彝语筑成的山寨叫“扯嘎”。在扯嘎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大围墙”从庭院的支系上，卸下的名字啊，把夏季织成锦缎，铺成眷恋站立的泥土，再也围不住“乡愁”。灿若星辰的格桑花，每日书写着一段芳香之旅。

在扯嘎，一个大棚，就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众香国里，正在点兵。成千上万株各色牡丹高高擎起艳丽的小脸，那些不灭的火炬，是这个季节最壮观的出征

分割成小块的土地，建起家庭农场。青的白菜、紫的茄子、红的番茄……寂寞地饱满着的乡村爱情，等待有心人

摘取。这样的一些地块适合安放流浪的青春适合贮藏金色的童年适合写首贴近故乡的小诗，累了，就在字里行间，小憩。

在扯嘎，一些人把泥巴玩得风生水起除了种植庄稼和花卉，还种植思想“土陶”是朝拜大地的另一种方式那些泥巴被烧制成型，赋予情感，那些泥巴成了无字经典善男信女读它，文人雅士读它，乡间食客读它一些人看到“神”，比如香炉、烛台一些人看到“道”，比如茶罐、杯具一些人看到“尘世”，比如砂锅、土碗这些硬起来的泥巴身价暴涨，成为艺术精品这些硬起来的泥巴空前绝后，沦为文化遗产

宝云，一个被炉火烧得通红的名字……

注：宝云，因明清时期东川府城（今会泽县）铸币场所“宝云旧局”“宝云新局”而得名，现为宝云街道。